

白天

作品集

4

金釵七煞星

都市奇案系列



◎都市奇案系列◎

金钗七煞星

白 天 著

作品集④

团 结 出 版 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奇案/白天著,一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00.1(白天作品集)
ISBN 7-80130-365-2

I. 都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543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8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30 (10 册)

字数:3200 千字 (10 册)

印数:10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1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65-2/I·19

定价:21.00 元(平) (10 册)210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第一部分

金钗七煞星

胡董事长找“蝙蝠七女”营救被绑架的儿子，牵线人口不择言，被铜钱型的薄片刀削掉两只耳朵。“蝙蝠七女”在东南亚令人闻风丧胆，一群想用人工神经瓦斯雨劫持某座城市的狂人，落在了“蝙蝠七女”手中……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金钗七煞星

1 祸从口出····· (1)	11 得而复失····· (125)
2 七大金钗····· (15)	12 危机四伏····· (136)
3 一夕数惊····· (30)	13 棋高一着····· (147)
4 顾此失彼····· (41)	14 池鱼之殃····· (158)
5 风波迭起····· (52)	15 风云变色····· (168)
6 弄巧成拙····· (62)	16 大显身手····· (181)
7 直入虎穴····· (72)	17 鱼目混珠····· (193)
8 风雨欲来····· (90)	18 计中有计····· (205)
9 王牌在手····· (100)	19 美梦成空····· (220)
10 出奇制胜····· (112)	20 鸿飞冥冥····· (229)

第二部分

智斗黑猫党

1 冒牌丈夫····· (237)	7 放长线钓大鱼····· (316)
2 午夜情挑····· (249)	8 险阻重重····· (330)
3 黑猫露爪····· (258)	9 猫女····· (341)
4 女猫王····· (271)	10 孤注一掷····· (352)
5 古堡秘事····· (284)	11 摊牌前夕····· (363)
6 鱼目混珠····· (306)	12 神秘人物····· (368)

1 祸从口出

这似乎近于幻想，但并不是幻想。

假使能利用某种方法，在空气中混合大量特殊成份的神经瓦斯，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吸入而昏迷，整个城市因而陷于瘫痪长达四十八小时。

那么，在这两天两夜之中，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？

当整个城市呈现静止状态时，如果有某些人并未昏迷，他们岂非可以毫无忌惮，任意为所欲为。

一群异想天开的狂人，经过不断的研究试验，以及周密的计划和安排，终于决定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阴谋！

他们已处心积虑地，积极策划了很久。当时机一旦成熟，即将选择一个大都市为目标，按照计划进行，展开一切活动……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夜，撒开了神秘的黑色之幕。

上帝不愿见人间的罪恶和丑剧，所以它将夜幕悄然拉上，希望眼不见为净。

因而，一切罪恶的演出，便在黑夜的掩护下开始了。

这个城市，每当夜幕低垂后，所有属于夜生活的人们，就仿佛从昏醉中苏醒过来。逐渐地，在霓虹灯的闪烁下，红灯绿酒，

纸醉金迷中活跃起来。

又开始了——一个绚烂而多彩多姿的迷人之夜！

“金鸡夜总会”的一隅，角落里半圆型的沙发座上，坐的是两男两女。那个前额微秃，满脸横肉的中年壮汉，就是在当地黑社会里，相当吃得开的人物萧鸿逵。

他倒不算是无恶不作，只是有点唯利是图。另外还有两个永远改不了的毛病，那就是贪酒好色和专门喜欢说大话。

“不是我吹牛”这句话，已成了他的口头禅，实际上他却特别爱吹牛！

今晚他闲来无事，带了他的心腹程鹏，来到他们经常光顾的“金鸡夜总会”，召了两个相识的红牌舞女来“坐台子”。打算痛痛快快寻欢作乐一番，消磨这整个的夜晚。

这家夜总会里，备有宽敞的舞池，可供来宾婆婆起舞。也有精彩的节目表演，所以颇能招来客人光顾，每夜都几乎座无虚设。

现在，一场热情大胆的艳舞，表演已接近尾声。

强烈而变换出五颜六色的聚光灯，以不同的角度，照射着舞池中央，令人看得眼花缭乱。

疯狂的音乐声中，那尤物型的波霸娘，极尽卖弄风情与挑逗之能事，在观众面前炫耀她那充满魅力与诱惑的胴体，使人若痴若醉。

表演已进入最高潮，那舞娘全身的肉，以及每一个细胞，都在疯狂地颤动着，跳跃着……

正当那形同全裸的舞娘，在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中，结束了这一场表演，频频向观众答礼致谢之际，进场处匆匆走进来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。

中年绅士眼光向全场一扫，由于表演刚结束，全场换成了昏暗的灯光，男男女女又在音乐响起中，纷纷走下舞池婆婆起舞，

因此使他一时不易发现目标。

正好侍者领班上前殷勤招呼，他不知轻声说了两句什么，领班点点头，便把他领到萧鸿逵这张桌位来。

“请问那一位是萧老板？”他很礼貌地问。

萧鸿逵以诧异的眼光，打量着来人……“不敢当，敝人就是萧鸿逵，请教有什么贵事？”

“敝姓胡……”中年绅士掏出了名片，双手递过去。

萧鸿逵接过名片一看，这人姓胡名永昌，居然拥有世界建筑工程公司董事长、金冠企业公司董事长及盛昌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三个显赫的头衔。

凭他拥有三个董事长的头衔，可见是在社会上颇有身份和地位的人物，并非毫无来头的无名小卒了。

萧鸿逵暗自一怔，胡永昌怎会突然跑来找他？

这家伙非常势利，立即对胡永昌刮目相看，忙不迭站起身来，把手向对方一伸：“原来是胡董事长，幸会幸会！”

胡永昌跟他握了握手，遂说：“萧老板，恕我很冒昧，找到这里来……”

萧鸿逵哈哈一笑说：“哪里话，胡董事长有什么赐教，请坐下来慢慢谈。老程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的好弟兄。”

“胡董事长！”程鹏起身一哈腰，恭恭敬敬地打了个招呼。

萧鸿逵招呼胡永昌坐了下来，笑问：“胡董事长怎会知道敝人的？”

胡永昌瞥了两个舞女一眼，似乎碍于有她们在场，有所顾忌，不禁欲言又止起来。

萧鸿逵不愧是老江湖，他察言观色，已看出来人必然有事相求。否则凭对方的身份和地位，是绝不会亲自来向他移尊就教的。

于是，他支开了两名舞女，好让胡永昌畅所欲言，不必有所

顾忌地表明来意。

果然两个舞女一离座，胡永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萧老板，我是转弯摸角，几经辗转，最后才经人指点，要我来找你的。因为我想打听几个人，据说可能只有萧老板知道她们的行踪，以及如何才能跟她们取得联络……”

“哦？”萧鸿逵诧异问：“胡董事长想打听的是什么人？”

胡永昌左右顾盼一下，才轻声说：“我要找的，就是‘蝙蝠七女’！”

“蝙蝠七女？”程鹏失声轻呼出来，同时神情突然大变。

萧鸿逵却工于心计，他只微微一怔。故意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唔，那七个神出鬼没的女郎，近年来足迹遍及东南亚一带，名气非常响亮，是最近半年才出现在此地的。据说很多人都在她们手里栽过斤斗，对她们真有点谈虎色变呢！可是，至今还没有人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，也无人见过她们的庐山真面目，不知胡董事长要找她们干嘛？”

胡永昌深深叹了口气，忧形于色说：“不瞒二位说，最近我遇上一件极麻烦的事情，除了求助于她们之外，恐怕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替我解决了。据说她们的行踪诡谲，根本没人知道她们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很难找到她们。我从各方面打听的结果，最后才听说萧老板曾跟她们打过交道，可能知道她们……”

未等他说完，萧鸿逵已哈哈大笑说：“胡董事长的消息真灵通，这回你可真找对了路。不是我吹牛，除了找到我萧某人之外，要想跟她们搭上线的话，恐怕比登天还难哟！”

“萧老板真能跟她们取得联络？”胡永昌喜出望外。

萧鸿逵顿时故态复萌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胡董事长，信不信由你，别说是跟她们打交道，就拿我跟她们之间的交情来说吧，那就不比普通交情。不是我吹牛，无论你要求她们帮什么忙，只要凭我萧某人一句话，就算是赴汤蹈火，她们也绝不好意思推

辞!”

“那真太好了!”胡永昌信以为真,振奋说:“萧老板只要肯出面,能设法代为安排我见见她们,无论任何代价,我也在所不惜!”

萧鸿逵更是得意了,眉飞色舞地说:“没问题,这种小事情,只要我一句话就成了!胡董事长可能还不清楚我跟她们是什么交情,什么关系,认为我是吹牛吧?”

胡永昌忙说:“不会的,我绝对相信。”

萧鸿逵又接下去说:“老实告诉你吧,我不但见过她们的庐山真面目,知道她们的真实身份,甚至连她们身上有多少根汗毛,也早已数得清清楚楚!哈哈……”

不料就在他的狂笑声中,突然“呼呼”两声,不知从何处飞来两片特制的铜钱型薄刀片。萧鸿逵正在得意忘形,惊觉时已欲避不及,只听他发出一声惨叫,顿时血流满面,两只耳朵已被削掉一半!

这一声惨叫,真比杀猪的嚎叫还刺耳,顿使全场惊动。

乐队首先吓得停止了演奏,接着是正在舞池里拥舞的男男女女,纷纷四散惊逃,大家都莫明其妙的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故。

整个夜总会里,惊乱成一片……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萧鸿逵心里明白,这完全是祸从口出,咎由自取,不该在胡永昌面前大吹法螺,吹得天花乱坠。

吹别的倒也罢了,偏偏他吹得太离谱,居然信口雌黄,表示他与“蝙蝠七女”曾有过肌肤之亲,否则他怎会知道她们身上有多少根汗毛?

就算真让他慢慢去数，恐怕也永远数不清楚呐！

很显然的，当萧鸿逵口无遮拦，出言无状时，“蝙蝠七女”之中一定有人在场，而且就在他的桌位附近，听见了他最后的那几句脏话。一怒之下，毫不客气地以特殊秘密武器出手，削掉他两只耳朵各一半，以示惩戒。

因此，萧鸿逵被送往医院急救后，从手术室里出来，不敢向警方指出暗算他的可能是“蝙蝠七女”。甚至不敢扯上胡永昌，以免这位惊乱中仓皇逃走的社会名人，会泄露出实情，使得彼此再遭那七个神秘女人的报复。

他只向警方讹称，是被黑社会中的人物雇凶所伤，不希望把事情张扬开来。

吃了这个哑巴亏，也算得次教训，只怪自己图嘴皮痛快，怨不得别人心狠手辣。

谁教他吹牛不打草稿，得罪了那几个惹不起的姑奶奶，那只好自认倒楣。

可是，跟他在一起的程鹏，在场目击他遭到这意想不到的无枉之灾，却是于心不甘，越想越窝囊。把萧鸿逵一送回家，他就私下去找住在附近的杜刚，将夜总会里发生的一切经过，加油加酱地告诉了这小子。

杜刚是萧鸿逵的亲外甥，外号叫“拼命三郎”，五岁就父母双亡，是个孤儿，从小由这唯一的母舅抚养长大成人。

他一听萧鸿逵吃了这个大亏，那还得了，顿时惊怒交迸，恨不得立刻去找“蝙蝠七女”拼个你死我活。

“妈的！我倒不信那些鬼女人，当真生有三头六臂！”杜刚特别容易冲动，根本不理睬程鹏的劝阻，当即要去向萧鸿逵请命，自告奋勇去找那七个女人算帐，决心要为舅太爷扳回这个面子。

程鹏这下可着了慌，一把将怒气冲冲的杜刚拖住，哭丧着脸说：“小杜，你可千万别乱来呀。你舅舅就是怕你冲动，在路上

还一再关照我，回来绝不能在你面前，或向任何人提起今晚的事。你这一闹开，追究起来一定知道是我嘴快，那我可担代不起呀！”

杜刚怒哼一声：“那你为什么告诉我？”

程鹏被问得一怔，呐呐地说：“我，我实在是气不过，越想越觉得太窝囊，所以，所以……”

“哼！”杜刚怒形于色说：“你居然也有这种感觉！那么我是舅舅的外甥，听了这种事，难道反而能无动于衷？”

程鹏翻翻白眼，哑口无言了。

杜刚更怒不可遏地说：“我不知道这件事则罢，既然知道了，那就非找那七个鬼女人算帐不可。否则既对不起舅舅，更不配称为‘拼命三郎’了！”

说完，猛一用劲，甩开了被程鹏拖住的手臂。

程鹏追上两步，又一把拖住了他，急加劝阻：“小杜，你先别冲动，听我说呀。我倒有个主意，如果你现在去问你舅舅，他绝不会同意让你去找那些女人算账的，而且事实上也不容易找到她们……”

杜刚不屑地瞪他一眼：“依你之见呢？”

程鹏阴险地笑了笑说：“我认为与其明知会遭你舅舅阻止，倒不如装作不知道这件事。除非他自己告诉你，最好你连问都别问。我们不妨来个不动声色，暗中进行查探，只要一旦查出那七个女人的身份或行踪，就攻她们个措手不及，向她们还以颜色。等到那时候，气已出了，面子也扳回了，你舅舅即使知道，也就没话说啦！”

杜刚犹豫之下，终于接受了程鹏的意见。于是，他们当即就在私下秘密计议起来……



胡永昌如同漏网之鱼，又像是惊弓之鸟，失魂落魄地逃出“金鸡夜总会”，直接驾车逃回了家。

这个家，自从上周五起，就被笼罩在愁云密布的忧戚气氛中。

上星期五是十三号，“黑色礼拜五”果然是个不吉祥的坏日子，至少对胡永昌夫妇是不祥的。

胡永昌夫妇年过半百，只有唯一的一个独生子继昌，是他们老俩口的命根子。

每天上学放学，均由替胡太太开车的司机老刘，按时开车接送这位年仅七岁的小少爷。那天下午当老刘像往常一样，把车开到学校门外停着，等候胡继昌放学出来时。谁知所有学生都出了校门，各自返家，却唯独不见这位小少爷的人影。

老刘大为诧异，忙不迭进学校去查问，才知道在放学前一个小时左右，由自称胡继昌母亲的女人，打了个电话到学校，声称家有急事，将派人来接儿子提前返家。

大约十分钟后，来了个自称是“金冠企业公司”女秘书的女郎，驾车把胡继昌接走了。

老刘情知有异，赶紧打电话回去一问，胡继昌根本未返家，也没有派人去学校接儿子的这回事！

胡永昌在公司里接到胡太太的电话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马上匆匆赶回家，只见全家已惊乱成一片了，胡太太更是急得团团转，几乎形同疯狂。

他总算是比胡太太冷静，心知爱子可能是遭歹徒绑票了，目前绝不能急于报案，必须静待歹徒来了通知再说。

谁知一连等了两天，竟然毫无消息。

胡永昌再也沉不住气了，同时也受不了胡太太的整天整夜的哭闹，只好委托当地最负盛誉的两位私家侦探，请他们全力展开

明查暗访。

三天又过去了，仍然如同石沉大海。歹徒方面始终毫无消息，两位私家侦探也未能查出任何线索回报。

直到胡继昌失踪的第六天，也就是昨天下午，两位私家侦探才来告诉胡永昌，据他们各方面奔走调查的结果，这件绑票案，似乎不可能是当地歹徒干的。尤其去学校接走胡继昌的，是个年轻漂亮的女郎。根据校方的人描述，他们也想不出当地黑社会中，有这么个女人。

因此，他们以各种情况判断，这件绑票案也不可能是外来歹徒干的。因为“跑码头”的来当地做案，按照江湖规矩，必须先拜码头向当地的黑社会人物打过招呼，否则是不会有所行动的。

以种种迹象看来，能够使他们束手无策，查不出任何一些蛛丝马迹，那除非是“蝙蝠七女”干的了！

可是，他们也坦白表示，如果真是“蝙蝠七女”干的，那他们也就无能为力，爱莫能助了，只好让胡永昌另请高明。

胡永昌得到这个答复，真是心急如焚。但他不明白，对方既然绑去了他的爱子，目的不外乎是勒索，为何一连几天毫无动静？

因为营救爱子心切，他向两位私家侦探表示，将不惜任何代价，仍请他们尽全力继续查探。如果能设法跟“蝙蝠七女”取得联系，只要她们肯释回他的爱子，无论任何条件他都接受。

两位私家侦探欲拒不能，只好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。

今天傍晚，他们突然打电话通知胡永昌，说明已查出点眉目，据说不久之前，萧鸿逵曾跟“蝙蝠七女”打过交道。不过，他们过去为了承办一件顾客委托的案子，与萧鸿逵之间曾有些过节，至今仍然耿耿在心，所以不便直接去找他，以免碰他的钉子。

胡永昌得到这消息，只好亲自去找萧鸿逵一趟。

各处打听，最后总算打听出萧鸿逵的行踪，他当即就亲自找到了“金鸡夜总会”去。

他自然不便把实情说明，见了萧鸿逵，只能说是有事相求于“蝙蝠七女”。希望通过萧鸿逵的媒介，跟她们联络上了，再当面直接谈判释放他爱子的条件。

谁知话正谈到一半，由于萧鸿逵祸从口出，惹出了意想不到的乱子。在那惊乱的场面中，胡永昌哪敢逗留，赶紧趁乱溜之大吉，唯恐再惹上更大的麻烦。

回到家里，他仍然惊魂未定，越想越觉得可怕。因为他已想到，萧鸿逵是口不择言，才遭到那“蝙蝠七女”的削耳示惩。

“蝙蝠七女”的手段既然如此毒辣，对萧鸿逵尚且手下毫不留情，那么胡继昌落在她们手里，岂不是更令人担心。

但胡永昌实在想不通，当他找到萧鸿逵，正在谈话时，“蝙蝠七女”的人怎会恰巧也在那家夜总会里？……

念犹未了，胡太太已从楼上匆匆赶下来，见了丈夫劈头就问：“永昌，你找到了人没有？”

胡永昌深深一叹，神色凝重地说：“唉！别提了，今晚我也许根本不该去找姓萧的……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胡太太迫不及待地追问。

胡永昌又沉重地叹了口气，随即把前往“金鸡夜总会”找到萧鸿逵的经过情形，大略地说了一遍。并且补充说：“这样一来，不但姓萧的这条路断了，说不定他还会认为事由我起。是由于我去找他时，才使他受到伤害的，把这笔帐算在我头上呢！”

胡太太顿吃一惊：“那可怎么办？”

胡永昌忧形于色说：“所以我刚才说，也许我根本不该去找姓萧的。他要真把这笔帐算在我头上时，倒不怕他来找我的麻烦，大不了是负责赔偿他一笔医药费。就怕那些女人知道我去找姓萧的，以为我已把事情泄露了出去，万一恼羞成怒……”

正在这时候，突闻两声轻哼，随侍在侧的两名女仆，竟忽然昏倒了过去。

胡永昌和胡太太顿吃一惊，正觉莫明其妙，相顾愕然之际，只觉眼前一晃，两条人影已窜射出来。

定神一看，闯进来的人简直像两只大“鸟”。

她们完全一模一样的装束，黑色紧身衣裤，黑靴黑手套，脸上戴着像蝙蝠头似的面罩，将脸的上部三分之二遮住，仅露出鼻尖及下巴，看出是两个女人。

而她们所披的黑面红里短披风，两边均与袖口相连，如同蝙蝠的翅膀，手里各握着一支形状很怪的枪。

乍见之下，她们颇像两只大“鸟”，仔细看时却像是两只大蝙蝠！

“啊！……”胡太太已失声惊呼起来。

右边的蝙蝠女冷声说：“不必鬼喊鬼叫的，这里的人全中了我们的麻醉枪，都躺下了，两个小时之后才会清醒！”

胡永昌凭她们的装束，已可猜出她们是什么人了。他只好力持镇定，硬着头皮说：“你，你们二位是……”

仍然是右边的蝙蝠女发话，她嘿然冷笑说：“我们就是你向各处打听，急于要找的人！”

胡永昌不禁又惊又喜，脱口叫出“你们是‘蝙蝠七女’中的二位？”

那蝙蝠女不屑地冷冷一哼：“你这不是明知故问！”

左边的蝙蝠女接了口：“这两天，有两个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，在向各处打听我们的消息。我们起初还不清楚他们是谁雇的，直到今晚才知道是你。所以你的一举一动，都已受到我们的暗中监视。你去找姓萧的，我们也就跟踪进了‘金鸡夜总会’，至于以后发生的事，你已在场亲眼目击，似乎不需要我们再加以说明了吧！”

右边的蝙蝠女又说：“现在我们只想知道，你找我们究竟想干嘛？”

胡太太突然双膝一屈，跪在了地板上，痛哭流涕地哀求：“两位女菩萨，请你们大发慈悲吧，只要你们答应放回我的孩子，无论你们提出任何条件，我一定接受。求求你们，可怜可怜我，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……”

她们被胡太太称作“女菩萨”，倒并不惊奇，因为胡太太笃信佛教，有急难的时候自然得求菩萨保佑。可是对她的苦苦哀求，反而暗觉有些莫明其妙起来。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左边的蝙蝠女火了。

胡永昌忙不迭说：“两位小姐，我并不是存心冒犯你们，实在是等了好几天，始终没有消息，才不得不委托那两位私家侦探，各处设法打听，希望能尽快跟你们取得联系。其实我绝没有丝毫恶意，也没有故意把事情张扬开去，更没有向警方报案，甚至我还要求学校方面别……”

“喂！”右边的蝙蝠女怒声说：“你们这对夫妇，究竟在胡扯些什么？我看你们大概是神经有点不正常吧！”

“两位女菩萨！”胡太太向她们连连叩头：“求求你们大发慈悲，放回我的孩子吧，我情愿每天早晚为你们烧香……”

两个蝙蝠女见状，真弄得她们啼笑皆非。

“你比较正常些。”右边的蝙蝠女转向胡永昌：“由你自己告诉我们吧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左边的蝙蝠女忿声说：“最好你说清楚，谁弄去了你们的孩子，为什么扯到了我们的头上来！”

胡永昌惊诧地望着她们：“难道不是你们？”

右边的蝙蝠女怒哼一声说：“如果是我们，就不必找上门来问你们了！”

胡永昌这可傻了眼，怔怔地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最后在她们